



列傳第四十一

宋書八十一

臣沈

約

新撰

劉秀之

顧琛

顧覲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

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
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竝異焉東海何承天
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
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
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爲廣陵郡丞
仍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
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令竝著能名元嘉十六
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纖密
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

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
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
私廢業世祖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
廣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
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
川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政躬自儉約先
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
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
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

汧隴秀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
谷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
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氏賊楊高爲寇
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秀之聞問卽日
起兵求率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
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
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
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壤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
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寮竝京邑貧士出爲

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
遠近安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參軍
王曜徵兵於秀之卽日斬曜戒嚴遣中兵
參軍常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
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卽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
爽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
監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
六百戶明年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
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爲右衛將軍明年遷丹

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
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
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粟遙擲此柱若能入
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竝不能中唯秀之獨
入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
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
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
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
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

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
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
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
衛率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
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出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
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
左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

之詔曰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
宣累獄往歲臣逆交構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
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嘆
屬佇良牧故暨輟心膺外弘風規出未踰暮德
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
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
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
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
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

爲千戶諡爲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
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
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
儁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
之父恢竝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
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
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
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

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

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錄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尋除東海王禘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禘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爲刺史卽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

置將佐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
孝建元年徵爲五兵尚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
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
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
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
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
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
及前西陽太守張牧竝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
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齋

書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將軍琛子前尚
書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
先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爲冠軍將軍
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
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
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
送延稔首啓世祖曰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
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
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䟽欲見邀誘臣卽共

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
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琛前司兵參軍孔
栢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
生臣卽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
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
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琛出以爲
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爲撫軍中兵參軍琛
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
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
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
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
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
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
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
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卽位復
爲吳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
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
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

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卽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覲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南蠻功曹仍爲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

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
在家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
其意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
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
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
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
脩莫能尚也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
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
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

素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作賊覬之正色

下夕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弒立朝

士無不移唯覬之不徙官世祖卽位遷御史

中丞孝建元年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寧

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邑

中正明年出爲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

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

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

比邨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

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剝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
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賜子副又不
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
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竝非科例三公
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
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
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
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
詔如覲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八年

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不
果還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
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
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
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覲之爲光
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覲
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覲之不受曰
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
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

孔覲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覲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旣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諡曰簡子覲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縝緄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

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覲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
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
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
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
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
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
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
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
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

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崇漢臣衍貨於天府
寧免饑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
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
天地猶罹沈牖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
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仁徼禍於促筭
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叢迹
流感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
策情以筭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
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

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
爲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
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天
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明
珠招駭於闇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
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竇以繕衛延命
盈忌以荒酒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
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
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
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
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
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
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說
起予惟尙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
吉凶理數不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劍豈
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
或嬰患深澗乖徼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
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

躑躅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
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琰領梁野之言
豈不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
何術晉平趙敬滯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
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圖
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鑄旌善之文華
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
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卽理易推在言可畧
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

豪之術鈞質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
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
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
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脩習齊彊燕
平厥驗未箸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松之侶雲
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
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
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天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
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

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
工失蚩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
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英辨溢
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
理定前期靡非闡至玉門犁丘敵識弗免豈非
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
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
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
弗染溫涼之岨嚴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生
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
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
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
以違磧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
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
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僂俛從
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
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門
心晦而迹明宜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違

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獠狗逐而華子
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狻逸而林木殘積珠亡
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効
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爲心依德
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
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
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
期善惡前徵是非數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
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
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顛蒙之倫豈無
因而立必假織紈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信
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効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
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
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
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
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
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
信食相資代爲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

棄織統損絕梁豢必云徼生委命豈不已曉其
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
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
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
一物非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旣以理命
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師循
訓範若籍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
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
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畧言

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
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
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
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
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
妄之病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
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
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
誰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

運鍾循獎彛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
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阡危弗存夫靜
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
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
桎羿皋思復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躋跖之
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脩習
雖存陵情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
徼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躡談異矛
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
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剗心流腸捐生以亢節
火妻灰子藎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敷可
遺冥數自實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
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爲用蓋陰
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
人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
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
逮乎睽愛離會旣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
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

巖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
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亦由石
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
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感効亦冥數天
兆夫獨何怪哉原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原
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
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
服朱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摧鋒萬里竝誠載
艱 忠惟帝念而喻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硤之
師舟無隻反雖霜霰竝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
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
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列傳第四十一

宋書八十一

宋書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二

周朗

臣沈

約

新撰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
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
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祿以
貴戚顯官元嘉末為吳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
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

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朝廷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竒雅有風
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初爲南平王鑠冠
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
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
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
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
書戲之勸令獻竒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
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

復佳耳屬華比綵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
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
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
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
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
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
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豕
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
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今朝發宰士

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且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案身不結王臣之籙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壘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

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鬣望鼓鯁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淶水竝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

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
樂危桂榮秣芝浮霜翳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
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迺竚意天后
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
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
貞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
勅寇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
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
末則饜糒而出山望旃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

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
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迂則反
而還閑居違宮交造頓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
呼喻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
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
死役不至身蓬藜旣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
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檐中
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
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

絃拭徽籛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
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
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
敬觀邠豐肅尋伊鄩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覘我
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
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
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
減楊子之器物其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
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
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
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竒
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迺復
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竒而
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
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
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
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
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

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
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迺足下之所以報
也不爾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
馬首之鎬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
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
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
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侷儻類皆如此復起爲
通直郎世祖卽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
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

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
當世之君不爲之耳况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
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
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
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
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
下旣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
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
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

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

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日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綠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

唯植竹栗若此令旣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灾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藪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媯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邪

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
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
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
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
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
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
亂郊饑人盈旬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
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
豈可得邪旣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
何酷至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
矣冰霜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
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
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
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
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
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竝起仍量家立
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
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

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間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伎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

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
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徵驛一無發動又將
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
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
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
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
而反脣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
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
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
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充餘
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
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
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
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
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
君須內教旣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
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
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

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
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
者乃危亾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
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
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
天下之達喪以其哀竝衷出故制同外與日久
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
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
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
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
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
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
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
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
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
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
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
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

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
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
繡漿酒麈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軒以遊遨
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
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
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
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
耗竝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
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
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
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
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
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
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竒色異章小民旣不
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竒伎淫器則
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
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
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

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
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
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
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
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
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
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
吏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充民上滄
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
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
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
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
未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
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
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
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
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
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

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竒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辱吻樹頰骸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聞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

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淡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紛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官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

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使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微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

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毋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毋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所糾

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鑠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

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

缺美

留隨王誕鎮襄

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
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
懷文爲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
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
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
治書侍御史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
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劭大怒投筆於
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盲色甚切值殷冲

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
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爲誕驃騎
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
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
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
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
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箸夫官典和統之要
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
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

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旣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

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
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
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誕據廣
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
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
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
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
治旣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
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

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
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
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
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訓和師伯後因
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
上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竝不服
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
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
言齋庫上崩年調鉅萬匹縣亦稱此期限嚴峻

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絲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絲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

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

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竝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竝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

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
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
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
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偽成俗
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
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啓米言之制
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筭徒以事非已出
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
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
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
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
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摘詞文實忤主文詞
之爲累一至此乎

列傳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宗越

宗越

宗越

宗越

宗越

宗越

宗越

宗越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臣沈約

約

新撰

宗越

吳喜

黃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

又土斷屬葉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

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覲之條次

氏族辨其高卑覲之點越為役門出身補郡吏

父爲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爲揚武將軍領臺隊元嘉二十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咨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玄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

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
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
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四伯戶
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大明
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
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
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
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
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先八年遷新安王子

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年督司州豫
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
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前廢帝
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閭項之領南濟陰
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又加冠軍將軍改
領南東海太守遊擊如故帝凶暴無道而越及
譚金童太壹竝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
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
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

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竝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竝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卽日收越等下獄死

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伐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竝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嗔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宗越殺我譚金荒中傖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嶠陝及

巴口建義恒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
 凶及梁山破滅質每有戰功稍至建平王宏中
 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龍驤將軍南下邳
 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屯騎校尉直閣領
 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竝
 為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清河太守譚金
 疆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略
 沈果忠幹勇鷲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
 以酬勲義金可封平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

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金遷驍騎將軍增
 邑百戶太壹東莞人也自疆弩遷左軍將軍增
 邑百戶金太壹竝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武
 念伎長生蔡那曹欣之竝以將帥顯劉胡事在
 鄧琬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
 思話為雍州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為道
 符隨身隊主後大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
 召出為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蠻
 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巖洲蠻數

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摧退卽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走旣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直閣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遣念乘驛還雒州綏尉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旣至人情竝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顛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劬太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倭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朱脩之拒魯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

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爲張悅寧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雒州刺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異調役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戶稍至劉

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豫元年以本號爲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將軍餘如故謚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廢帝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子食邑五百戶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鐘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昇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爲喜初

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太祖請喜自隨使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議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

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黜歛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羣賊賊即日歸降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說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

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東討既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勲高羣逆交扇滅在畧刻君等勲義之烈世荷國恩

事愧鳴鴉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命性寬厚所至人竝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凱傳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戶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荊州遷前軍將軍增邑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仍除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

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
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
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喜
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僞長社公遁走戍
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六
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都督豫州諸軍事
假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喜
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
臬斬東土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

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深王曇生之
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
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賓
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後
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
至是會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
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將
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款旣出
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

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劭張興世齊王詔曰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杖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說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黜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卽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

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卽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旣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頗

著陰誠當云東人惟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頓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子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

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
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
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狀已西難既殄便
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
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
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
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
緒從西還大編小舩爰及草舩錢米布絹無船
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
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
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
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云賊何須
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
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
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
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竝云我等不愛性命
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
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

効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旣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旣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旣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已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旣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竝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

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竝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蒲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愈旣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旣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卽便打鑊解襦與箸對膝圍碁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

獨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鷄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旣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釁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鷂之逐鳥雀耿弁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

寧正是喜輪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
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
以其雌螭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釁事宜遐邇
又見壽寂之流徒施脩林被擊物惡傷類內懷
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
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
不可豫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
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
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閒

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
觀有天下御億兆杖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
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剝墨唐堯至仁
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
公爲治先華士之刑宜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
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劔引前笳鼓陪後不
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
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
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竒令終

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
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
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
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
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
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
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爲國患
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
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

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
卿意竝謂云何及喜死發詔賻賜子徽民襲爵
齊受禪國除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
教臧質爲郡轉齊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譙
州回復爲齊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
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
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錄付江州作部遇赦
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

王義恭馬容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勤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

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

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
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沈攸之反
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
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爲
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
帥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
事發候伯等竝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
候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
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旣不果齊王撫

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因其不從
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
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
終莫能擒太宗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
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所畏憚虜衆值宜興皆
引避不敢當稍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
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三百戶至是爲屯
騎校尉加輔國將軍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
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爲都督回

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充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增邑二千戶并前三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充徐充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齊王以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黃回出自廝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聞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統前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先尊貴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內文武剝剔

靡遺及至還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劍遺思尚在車府回遂啓求以擬私用僭侮無狀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亾多受劫盜親信此等竝爲爪牙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臯著非可含忍應加剷除以明國憲尋其釁狀寔宜極法但嘗經將帥微有塵露臯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旣往伏增慙慙詔曰黃回

擢自凡豎夙負疵釁貫以憲綱收其搏噬雖勤
效累著而屠懷干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
旣扇廟律幾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
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
杖氛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
裂茅升爵均榮勲寵凶諛有本險慝滋深構誘
敬兒志相攻陷悖圖未遂狼戾彌甚近軍次郢
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徵索主局咨疑便
加挫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蕃徽責惟
厚曾不知感猶懷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
未周貪據衿要苦祈回奪黷謁弗已叨侈無度
遂請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啓聞
傷風蠹化莫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僂收
付廷尉依法窮治回死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尚
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回旣貴祇事戴明
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進未嘗
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
此爲常先是王蒞爲湘州潁川庾佩玉爲蒞寧

朔府長史長沙內史蒞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陽王勰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齊王使安國誅候伯彭文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景素功以爲陽縣男食邑三百戶

順帝初爲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閣領右細杖盪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竝以武用顧農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時桂陽

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
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
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休範平以
戰功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戶
出爲輔師將軍豫章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
年入爲驍騎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
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
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
五季加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
故其季卒追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謚曰貞肅侯
伯卽農夫弟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
亦以軍功至軍校泰始初封顛縣男食邑三百
戶官至寧朔將軍徐州刺史鐘離太守高道慶
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
男食邑三百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
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
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
有失其意輒加挫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

虎狼齊王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
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亾亦為幸矣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曰沈約新撰

臣沈約新撰

鄧琬

袁顓

孔覲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竝
為晉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鎮南長史父胤之世
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
豫章太守光祿勳琬初為州西曹主簿南譙王

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隨府轉車騎參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起義版琬爲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爲江州刺史宗慤所執值赦原琬弟璩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除給事中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祿勳前征虜長史鄧胤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佐務心力款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璩凶悖自取誅翦泐恩及琬特免釁戮今可擢爲給事黃門侍郎以旌胤之宿誠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無道以太祖世祖竝第數居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旣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遇齎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

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其當
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
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
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稱子勛教卽
日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
宣旨曰少主昏狂悖戾竝是諸君所見聞顧命
重臣悉皆誅戮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之徒
共成其釁京師諸王竝見囚逼委厄虎口思奮
莫因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橫流今便欲舉九
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諸君何如四座
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少主昏狂醜毒已積伊
霍行之於古殿下當之於今鄙州士子世習忠
節况屬千載之會請效死前驅衆竝奉旨文武
普進位一階轉亮爲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
朔將軍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
舟艦參軍事顧昭之沈伯玉荀道林等參管書
記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之郡始
至尋陽與新蔡太守韋希直竝爲諮議參軍領

中兵及彭澤令陳紹宗竝爲將帥初廢帝使荆
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下至盆口琬
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爲司馬
加征虜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衆
事遣將軍俞伯竒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絕商
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
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
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之郡始至孤石琬
以沖之爲子勛諮議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
與陶亮竝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
馳告遠近會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更竝喜造琬曰暴亂
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
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世祖理必萬克
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闕端門黃閣是吾徒
事耳衆竝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
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
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顓梁州

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
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
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郡太守顧琛吳
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
熙竝同叛逆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
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
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太
宗以子勛起兵本在幼主雖疑其不卽解甲不
欲先彰同異敕令進道信未報琬聞子元停鵲

頭不進遺數百人劫迎之乃建牙於桑尾傳檄
京師曰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歷時乘雲
轡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
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
聞偷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
袂戎首親戮京鯨鯢九服轉輝兩儀更造穹旻
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替嗣主荒淫孤以不才
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
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

有紹豈圖宋未悔禍弑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
竊天寶反道効尤蔑我皇德于我昭穆寡我兄
弟恣鴟鴞之心蹈偷穎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
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昔
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
輕屬猶或忘驅況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感
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衽金誓復宗祀今遣
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沖之龍驤將軍陳
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公流電發逕取白

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
直兵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羣徑出南州直
造朱雀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
軍焦度總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掩江介雲臨
石頭建威將軍張冽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
之徒勁悍之卒邪趨金陵北指閭闔龍驤將軍
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勒輕銳五千彊弩一萬
飛鋒班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
撮湘雍之兵勇敢四萬授律總威颺集京邑征

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悅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
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內史劉衍寧
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太守謝
稚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
境勝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
綏懷恩纏慕鞠旅先晨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
陵王子元席颿陵波整衆遄至前將軍荊州刺
史臨海王子項練甲陝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
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拔宅皇城深投

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顛不謀同契雷發漢
南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
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歸誠誓爲表
裏孤親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
金聲振谷鳴輦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
無遺計果幹剛鷲譎略多竒水陸長驅數道竝
進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衆戰孰能斯禦推
此義銳滄海可聖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
或弈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効節莫由

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
宜轉禍趣福因變立功夫旦奭與三監竝時金
霍與上官共主邪正粗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
名播姦騁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
譽遠明誓是哀成範全規殷監匪遠若玩咎惟
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
信如皦日巫山旣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
毀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購太宗萬戶侯布絹
二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太宗遣荊州

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表顓馳書報
琬勸勿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卽位郢州承子勛
初檄及聞太宗定大事卽解甲下標繼聞尋陽
不息而顓又響應郢府行事錄事參軍荀卞之
大懼慮爲琬所咎責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
景玄率軍馳下并送軍糧琬乃稱說符瑞造乘
輿御服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
奉天子字又云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今顧
照之撰爲瑞命記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

后璽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爲義嘉元年以安陸王子綬爲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車騎將軍臨海王子頊衛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鷄集其幟又有秃鶩集城上子綬拜司徒日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鷓尾墮地又有鷓棲其帳上以鄧琬爲左

將軍尚書右僕射張悅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虜將軍如故進袁顥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內史張淹爲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彌竝爲黃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委郡奔尋陽亦爲黃門侍郎鄱陽內史丘景先廬陵內史殷損西陽太守謝稭後軍府記室參軍孫詵長沙內史孔靈產參軍事沈伯玉荀道林竝爲中書侍郎荀卞之爲尚書左丞府主簿江又爲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爲通直郎琬大息粹

悅息洵竝正員郎粹領衛尉洵弟洌司徒主簿
建武將軍領軍主晉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
軍廬陵內史王僧胤爲祕書丞桂陽太守劉卷
爲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中書通
事舍人餘諸州郡竝加爵號琬性鄙闇貪吝過
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竝賣官鬻
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
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
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詭譎爲威福士庶忿怨內
外離心矣太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
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其後繼又遣寧
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方興龍
驤將軍劉靈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
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
替相公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氳上
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釁穢三靈搢
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
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

湮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沚冰消殄凶譙門
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
卽晏晷緯還光鏗鏘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
同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
惡明朝不戢同識邪正窺窬畿甸逼邊兩江陵
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與言討違命彼上
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
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
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

軍兖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
持節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
謨丞徒五萬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
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州之衆總督羣帥龍驤
將軍劉劬寧朔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
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虬淮潁突騎
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
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遄_改馬江
濱越棘吳鈞交曜畿服笳鼓動坤維金甲震雲

漢犄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
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
陵塗焱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
雲舳艫咽海昔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塵擾區內
聲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
待該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
掩霜鋒交集猶勁飈之拂芻草烈火之掃寒原
焦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慙恫我僚吏哀矜我
士民竝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

如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旣至雖悔奚補
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
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衛
奉註誤之罪一無所問琬遣孫沖之率陳紹宗
胡靈秀薛常寶張繼伯焦度等前鋒一萬來據
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
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
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
則一麾定矣乃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

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軍主鄭景玄荊州
軍主劉亮湘州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雍州
軍主宗庶等合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略
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
雒州時琬遣閻湛之來寇廬江臺軍主龍驤將
軍段佛榮受命討之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回
軍南討三月三日水陸攻赭圻亮等率衆來救
殷孝祖爲流矢所中死軍主朱輔之申謙之張
靈符竝失利輔之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謙之

副虎賁中郎將徐稚賓竝沒孝祖支軍主范潛
率五百人投亮時東軍已捷江方興復還虎檻
建安王休仁遣方興劉靈遺各領三千人助赭
圻以方興領孝祖軍沈攸之代孝祖爲前鋒都
督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
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太宗遣
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孝祖死之
明日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
就攸之攸之乃率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

杜幼文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
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馬軍主龍驤將
軍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詰旦進戰奮擊大破
之斬獲數千追奔至姥山而反沖之等於湖白
口築二城爲軍主張興世所拔陶亮聞湖白二
城陷沒大懼急呼沖之還鵠尾留薛常寶代沖
之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砦亦悉敗
還共保濃湖濃湖卽在鵠尾時軍旅大起國用
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

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
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
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
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
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
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
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
令在家亦聽琬又遣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劉胡
率衆三萬鐵騎二千來屯鵠尾胡宿將屢有戰

功素多狡詐爲衆推伏攸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以書招之那等竝拒絕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說平生那等詰誚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率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於戰烏山築壘分遣千人乘輕舸二百與佼長生爲游軍薛常寶糧盡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

隔小塹未能得入沈攸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秀之荀僧韶幢主韓欣宗等率衆三千爲攸之勢援胡發所由橋道僧韶等接楯行戰復橋得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至胡麾下遂見殺攸之策馬陷陳回還爲追騎所刺馬軍主段佛榮武保救之得免竝殊死戰多所傷殺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遁走乘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惶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數千人迎之常寶等開

城突圍走攸之率輔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普
孫江方興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吳喜率衆
來赴爲胡別軍所圍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蔡
保以刀斫之斷手然後得免正員將軍幢主卜
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沒陳伯宗益
州刺史天與子也攸之喜等苦戰移日常寶張
繼伯胡靈秀焦度等皆被重瘡走還胡軍赭圻
城陷斬僞寧朔將軍南陽太守沈懷寶僞奉朝
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納降數千陳紹宗單

舸奔西岸與其部曲俱還鵲尾建安王休仁自
虎檻進據赭圻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艦二
百大艦五十出鵲外挑戰吳喜張興世佼長生
等擊之喜支軍主吳獻之飛舸衝突所向摧陷
斬獲及投水死甚多追至鵲裏而還太宗慮胡
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軍廣德令王蘊
千人防魯顯時胡等兵衆彊盛遠近疑惑太宗
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
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求黃門郎沈懷明

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卽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始安內史王職之建安內史趙遁生安成太守劉襲竝舉郡奉順琬遣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玠拒戰大敗玠臨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郡時齊王率衆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爲南康贛令琬遣使收世子世子腹心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

奔竄草澤召募得百餘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用之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晉康太守劉紹祖北地傅浩東莞童禽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殷孚爲御史中丞并令率郡人俱下孚衆盛世子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遁走世子遣幢主檀文起千人戍西昌與襲相應琬又遣廖琰與其中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章太守劉衍以爲右

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兵襲何慧文於長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與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東國侍郎虞洽爲太宗督國秩在湘東勸太守顏躍發兵應朝廷躍不從洽乃投桂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躍躍懼求和許之有衆二千時琬徵慧文率衆下尋陽發長沙已行數百里聞洽起兵乃回還攻洽洽尋戰敗奔走殷孚旣去始興以郡五官掾譚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郡起義琬遣始興太守韋希真鷹揚將軍楊弘之領衆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衆出南康與齊王世子合希真等以義徒彊盛住廬陵不敢進廣州刺史袁曇遠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周陳伯紹率衆討嗣祖嗣祖遣兵戍洧陽萬周亦築壘相守嗣祖遣人誑萬周曰尋陽已平臺遣劉勔爲廣州垂至萬周

信之便回還襲番禺夜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聞萬周反便徒跣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內交州刺史檀翼被代還至廣州資貨鉅萬萬周誣以為逆襲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帛藉略袁檀珍寶悉以自入袁顓悉雍州之眾來赴尋陽時孔道存為衛軍長史行荊州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代之以道存為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景弟子世隆為上庸太守民吏共藏匿之顓起兵召世隆不至顓既下世隆乃

合率蠻宋二千餘人起義於上庸來襲襄陽道存遣將五式民康元隆等迎擊於萬山世隆大敗還郡自守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彊弩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景文軍主劉伯符等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捍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自撞船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顓都督征

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顓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克事在興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砮下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焦度鐵騎五匹越礮取亮不能得犀回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之墮馬斬犀首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劉亮營砮深入賊地袁顓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旣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武會倉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敢越錢溪於梅根立砮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謂顓曰興世營砮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

諸軍兵遏其上大軍在此鵠頭諸將又斷其下
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
梗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
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顓更使胡率步
卒二萬鐵馬一千往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
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
皮艦十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顓被攻
既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
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興世不敢下胡遣

將迎之爲錢溪所破資實覆沒都盡燒米三十
萬斛胡衆駭懼胡謂張喜來降說胡欲叛八月
二十四日胡誑顓云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
兼下大雷餘餽令顓悉度馬配之其夜委顓奔
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舸悉撥南陵諸
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顓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
青林見殺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報子勛
詐云袁顓已降軍皆散唯已率所領獨反宜速
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益城誓死不貳乃於

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惶擾無復計呼褚靈
嗣等謀之竝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賞五
階或云三階者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
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
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
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
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
懼不能應第二子徇提刀走出餘人續至卽斬
琬琬死時年六十時中護軍劉順在座驚起抱

悅左右人欲殺之悅顧曰無關護軍乃止潘欣
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
卽已梟戮欣之乃回還取琬兒竝殺之悅因單
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淵
以父爲太宗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鎖入城執
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
牙下傳首京都劉順及餘同逆竝伏誅吳喜張
興世進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張敬兒向
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所

至皆平定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裁餘
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真憲子也聞胡經過率數
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自度不免因隨懷
真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
死斬首送京邑張興世弟僧產追胡未至石城
數十里逢送胡言信將還竟陵殺懷真竊有其
功郢州行事張沈僞竟陵太守丘景先聞敗變
形爲沙門逃走追擒伏誅荆州聞濃湖平議欲
更遣軍與郢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決
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壘任演戍沙橋諸門
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更議奉
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
曰近奉別詔諸藩若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
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
可得至道預邵宰卽與劉道憲解遣白丁遣使
歸罪荆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
道憲預記室參軍鮑昭劫掠府庫無復子遺執
子頊以降初鄧琬徵兵巴東巴東太守羅寶稱

辭以郡接凶蠻兵力不足分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遣信要寶稱寶稱持疑未決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引兵據白帝殺寶稱二子阻守三陝蕭惠開遣費欣壽等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戰大破之斬欣壽子頊又遣中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討叔兒軍至陝口爲夷帥向子通所破挺身走還叔兒遂固白帝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歸順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奔逃道存及三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始謀

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乃携女歸江陵遽嫁之慧文才兼將吏幹略有施雖害王應之上特加原宥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顏躍慮虞洽還都說其始時同逆密使人殺之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爲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禽以火炙之問臺軍

消息一無所言頃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覲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前軍典籤范道興志不同逆爲琬所誅其餘奉順見害者竝爲上所愍詔曰前鎮軍參軍督護范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畿遭離命會抱恩固節受害羣凶言念純誠良有憫愴可贈員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應生新建令軍延寶上饒令黃難等違逆識順同被誅滅言念既往宜在追榮可贈生奉朝請法度南臺御史次民延寶難竝員外將軍有司奏寧朔將軍督豫州之梁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統水軍屢戰剋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寧朔將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侯長生同統水軍屢戰及興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賊衝要功次興世今封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寧朔將

軍試守西陽太守吳興全景文尚書比部郎吳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竝經晉陵苦戰景文超之仍又北討破金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葛冢石梁二處破賊亮南伐經大戰又最處險劇景文今封西陽郡孝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順陽縣竝開國侯食邑各六百戶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寧朔將軍右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統治攻道竝經苦戰靈遺今封新

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陽縣佛榮封湘東郡臨蒸縣竝開國伯食邑各五百戶假輔國將軍左軍吳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懷明經晉陵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道盤龍雖不統軍竝經大戰先登陷陳安民又隨張興世遏斷錢溪別統軍貴口破賊今封懷明建安郡吳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竝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戶假輔國將軍游

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林監太原王
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龍驤將軍羽
林監沛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朱重恩等五
人幼文經晉陵破賊在軍統攻道南伐濃湖普
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穆之生重恩竝南伐有
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之封衡陽郡衡
山縣生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順陽郡清水
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竝開國男食邑各三
百戶江方興以戰功爲太子左衛率賊未平病

卒追封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戶方興濟陽考城
人衣冠之舊也龍驤將軍虎音中郎將董凱之
隨張興世破胡白城先登封河隆縣子食邑四
百戶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功封上饒縣男
食邑三百戶前征北長兼行參軍楊覆以貴口
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戶追贈虞洽檀玠
給事中李萬周爲步兵校尉陳懷真以斬劉
胡功追封永豐縣男食邑三百戶劉胡南陽涅
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

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
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
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爲振威將軍率步騎
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
修之爲雍州以胡爲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
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
郡太守入爲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
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爲雍州以胡
爲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
轉諮議參軍太宗卽位除越騎校尉蠻至今畏
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段佛榮京兆人
也泰始五年自游擊將軍爲輔師將軍豫州刺
史莅任清謹爲西土所安後廢帝元徽二年徵
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明年遷衛尉領右軍
將軍未拜復出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
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改封雲杜縣諡曰烈
侯劉靈遺襄陽人也元徽元年自輔師將軍淮
南太守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如故明

年徵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病卒諡曰壯侯

袁顓字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顓初爲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補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都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參軍汝陰王文學太子洗馬時顓父爲吳郡顓隨父在官值元凶弒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板顓爲諮

議參軍事寧除正員郎晉陵太守遭父憂服闋爲中書侍郎又除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二年除東海王禕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復爲義陽王昶前軍司馬太守如故昶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改太守爲內史復爲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行淮南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爲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遷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爲

永嘉王子仁左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
拜復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
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微有廢
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顓盛稱太子好
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
論頗相蚩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
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
年誅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
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釁因冢司景命未淪神祚

再又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剋殄侍中祭酒領前
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顓游擊將軍領著作郎
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內款參聞嘉策匡贊之
効寔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槩顓可封新隆
縣子爰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戶俄而意
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
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
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喚召顓慮及禍詭辭
求出沈慶之爲顓固陳乃見許除建安王休仁

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休仁不行卽以顓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顓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緩急故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款狎相過常請閒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旣至襄陽便與劉胡繕脩兵械纂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以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顓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䟽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卽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太宗使朝士與顓書曰夫夷陂相因興革遞

射太宗使朝士與顓書曰夫夷陂相因興革遞

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旣著
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
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主上體
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旣天
地俱憤義勇同奮尅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
民爰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
泰吾等獲免刀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
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
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
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塵吾子道路之議
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德
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
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
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蕙俱盡自非聖上廟筭
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爲
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旣天道輔
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
貫三曜匡拯家國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

使神器何歸而羣下構慝妄生窺覲成軫惑燕
貫高亂趙讒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
雅世襲多見前載縣鑿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
軌近忘太尉之純槩相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
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誑所至邪詖無
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
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
乃當射鈞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邪
跂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泂流歸誠鳳闕錫
珪開寓非爾而誰吾等竝過荷曲慈俱叨非服
紆金拖玉改觀蓬門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義唐
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時也柰何毀擲
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楚路
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疹裁書表
意爾其圖之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顓舅領
軍將軍袁粲是顓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
子勛徵顓下尋陽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顓
乃率衆馳下使子戡領家累俱還時劉胡屯鵠

尾久不決泰始二年夏加顓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鵠尾顓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答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太宗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曰卿歷觀古今驗之與彊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爲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鷲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鵠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顓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

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
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以閒言乃斬顓首詣錢
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
以爲已功顓死時年四十七太宗忿顓違叛流
尸於江弟子彖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得密致
喪瘞於石頭後岡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廢帝
卽位方得改葬顓子戩爲僞黃門侍郎加輔國
將軍戍盆城尋陽敗戩棄城走討禽伏誅未
孔覲字思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璘之孫也父邈揚

州治中覲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爲已任口吃好
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
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
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日記室之
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覲遜業
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
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儻潤憑附彌年今
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况
覲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覲聞居方辨物君人所

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覲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覲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次之尤方斯非濫覲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

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黃門臨海太守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寘清轍於是吏部尚書顏

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
覬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竝任爲
散騎常侍世祖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
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
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
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
部之貴不異覬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
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祕書監欲以爲吏部
郎不果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

所糾原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爲尋陽
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
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
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爲人使酒仗氣每
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
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
有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
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
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

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旣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竝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鄆陵人也自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卒官八年覲自郢州行真徵爲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

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太宗卽位召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瓘入東慰勞瓘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竝起遠近離叛若擁王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瓘二子淹玄竝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竝叛逃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叛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覬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

與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
既東太宗卽以代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軍以
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唐湖卽
與延熙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
張永係進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
軍事移檄東土曰蓋聞釁集有兆禍至無門倚
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囂述貪亂終殄宗祀昌憲
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爛戒今古者也
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璿業綴旒皇

上仁雄集瑞英叡應歷鳳儀燁昇龍輝電舉盪
穢紫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
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
光而羣凶恣虐協扇童孺蕞爾東垂復淪醜迹
邪回從愚蜂動蟻附聖圖霆發神威四臨羽駟
所屆義旅雲屬攬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效
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
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蠡或
騰焱荆河金甲燭天庭囂聲震海浦前將軍吳

與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
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
銳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
頓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
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祖
步兵校尉杜幼文宄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
侍郎孫超之竝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
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
萬分趣義興予猥承人之總司戎統聳劍東馳

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盡晦刷馬則清江倒流
以此伐叛何勅不勦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
羣迷弗辨堯桀螳蛄微命擬雷霆之衝已枯之
葉當霜飈之隊尺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
夫因禍提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明筮若
能相率歸順投兵效款則福鍾當年祉覃來裔
孰如身輟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
多福購生禽覲千五百戶開國縣侯生擒琛千
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

兄弟皆已附逆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
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
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
於是大悅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
陳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
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將士咸欲
離散永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保破
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
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
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
加人情乃安時永世令孔景宣復反柵縣西江
峴山斷遏津徑劉延熙加其寧朔將軍杜敬真
陸攸之溧陽令劉休文攻景宣別砦斬其中兵
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之率鄉里
起義攻縣斬景宣吳喜至板崇之領縣事太宗
嘉休文等誠効除休文寧朔將軍縣如故崇之
殿中將軍行永世縣事並賜侯爵喜敬真及員
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

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楊玄孫矯之沈靈秀黃泰四軍拒喜喜等兵力甚弱衆寡勢懸交戰盡日臨陳斬玄孫黃泰餘衆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卽退還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犄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

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唐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尚之永世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陳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須

人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竝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度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衆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義興諸

縣唯綏安令巢邃秉節不移不受僞爵時齊王率軍東討與張永劉亮杜幼文沈懷明等於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義興軍旣爲吳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晉陵東軍震恐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其月三日道隆與齊王張永共議捍宗城旣未立可以籍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道隆便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

捍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張永嫌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卽皆摧破袁標遣千人繼至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兩城曇瓘率衆數百鼓譟而至標又遣千人繼之衆軍駭懼將欲散矣江方興率勇士迎射之應弦倒者相繼曇瓘因此敗走

吳喜軍至義鄉僞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瑛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瑛所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瑛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禽左右聞之竝各散走瑛與曇生焚燒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頰置郡城倉廩遇雨不然無所損失初曇生遣寧朔將軍沈靈寵率八千人向黃鵠嶠欲從候道出蕪湖迎接南軍廣德令王蘊發兵據嶮靈寵不得進屯住故鄣曇生旣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

率偏裨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嘉之擢爲鎮東
參軍事因率所領東討喜分遣軍主沈思仁吳
係公追躡瑯等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吳
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卽晉陵其月四日齊王急
攻之其夜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
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旣平吳中震動吳興軍
又將至顧琛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
海鹽令王孚邀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
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

平會稽遣齊王張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張
靈符北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南伐其月九日
喜等至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瑗王曇生等奔
渡江東喜仍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順
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彊弩將軍任農夫龍驤
將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
澤等率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
破之乘風舉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
陳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主孔叡率千餘人

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樓上弩手
敵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
敗散其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
指同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
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
吳恭傳首京都東軍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請
降庾業新野人也父彥達以幹局爲太祖所知
爲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
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至與同市遇覬所遣陸

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會稽聞
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亾覬不能復制二十日上
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
所爲其夕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趣石澗先已
具船海浦值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
小船竄于嶠山村僞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
人於錢塘詣喜歸誠及覬走綏閉封倉庫以待
王師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
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

庫空盡若邪村民錄送僞龍驤將軍車騎中兵
參軍軍主孔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霑
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何所
恨含笑就戮孔操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
送之二十二日嶠山民縛覬送詣晏晏謂之曰
此事孔操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
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
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
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竝
詣喜歸罪喜皆宥之琛子寶素與父相失自縊
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其餘皆
原宥初遣庾業向會稽追使奉朝請孫長度送
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袁標就其求仗長
度不與爲標所殺追贈給事中先是鄧琬遣臨
川內史張淹自南路出東陽淹遣龍驤將軍桂
遑征西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縣巴陵王休
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主崔公烈攻其營
斬幢主朱伯符首桂遑劉越緒諸軍竝奔逸晉

安太守劉瞻撫郡同逆建安內史趙道生起義
討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軍主姚宏祖鮑伯
奮應寄生等討破瞻斬之於羅江縣鄧琬先遣
新安太守陽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黠縣縣令
吳茹公固守力不敵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
茹公與臺軍主丘敬文李靈賜蕭柏壽等攻圍
彌時八月乃剋斬伯子獻子首張淹屯軍上饒
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云
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
禮佛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
二百人淹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
揚言虎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
悉委仗觀之曇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
因斬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
焉其能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虛器政由
王氏蘇峻事雖暫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
運屬橫流世祖仗順入討民無異望其餘皆漆

類夷宗作械於後何哉夫勝敗之數寔由衆心
社廟尊嚴民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難况長
戟指闕志在陵暴者乎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
宗身剝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諛宜立長君太
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
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
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
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日以衆大之號
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列傳第四十四

宋書八十四

夕言作卷四十四

四十四

宋李公不四而衆心

一七長

